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集卷第二

辭命三

成帝報匡衡詔建始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二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策同前

南陵徐乃昌
校勘經籍記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帝之報臣衡報張禹禮意可謂至矣如非其人何存之以見當時賢者不任而任者非賢

減死刑詔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苛請他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

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景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

古法朕將盡心覽焉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囂子詔河平四年六月。囂宣帝子成

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廼遭命惟于惡疾天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

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

封丙吉後詔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辱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二百戶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內侯成帝帝時發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

御史云云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

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是故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然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顏氏曰冗散失其本業也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夫天下虛耗百姓罷勞讀作疲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熹和元年二月孝哀帝紀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成帝賢之

徵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繫心

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按哀平之世詔令亦有可觀者然弄臣為輔篡賊顯國尚何道哉故削之

光武封卓茂詔本傳卓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使人

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待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

詔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范氏論曰建武
之初雄豪方擾
號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空惚不暇給之日卓茂
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
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愚按西都之
士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廢故之
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廢表循吏夫茂
於出處去就之節燁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
不惟不知帝
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將士議
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
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
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
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粟高年等詔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
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

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是

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吉凶不用其行求念厥冬內疚於心其執公卿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奉行

法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十二年正月

往年已初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道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二十二年七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勿稟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寡貧

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備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為實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詔

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孝武以後詔令繁文多而實意少至光

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二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不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

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
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
鬼繫所註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
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
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
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
或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
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
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
真定侯即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
者凡一百二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殺五十斛
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
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甚
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無如孝文
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
追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效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
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出之將故則文
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藏宮詔

本傳匈奴奴自相分爭宮願得五
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

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與
揚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時張良於下邳起前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
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
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
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譴於
日月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

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

復言賜周黨帛詔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者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並涉淵水而無攸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

明堂辟雍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閭暮春吉辰初行大射

令月元日東觀記曰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

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

而酌洪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

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

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

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

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尊自階三老自賓階升東

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

以其於己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

醑之類鄭玄注儀禮云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哽因人食多

醑漱也所以繫口音胤

人於前後祝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佾行列也謂舞者歌所以重人聲也夫天子八佾諸侯六夫四士二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奪之矣詩曰彼已求念慙或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之子不稱其服也學明五更相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閔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三年正月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

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

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螫賊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根曰螫蟻一名短狐謂之水弩含沙射人為災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猶編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諡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

天其忘余故此能求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
過于天必不逆諫矣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今之動變
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

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

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八年十月晦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

入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

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勸厲日食皆象君之

進退為盈縮當春秋發亂求思厥職是在予一人羣司勉

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

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羣臣所言皆

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

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開雉刺世春秋說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開雉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

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開雉樂

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詩人言雉鳴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

人之要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

拆鼓人見其萌故詠開雉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

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飛蓬飛蓬管子曰無

飛蓬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管子曰無

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十三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
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檐石之
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
日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
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
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
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莫喪祭也糜破積
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
意哉又車服制度必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
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宣帝尊師傳詔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
十一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主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

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卿侯憲三出在位為

國元老趙熹光武時為太尉司空融融半典職六年勤

勞不怠其以憲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用無正之文也二事三

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

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

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建初元年三月
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

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
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閥閱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
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二年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
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
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
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
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
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
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四年十一月十

蓋二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襲顯儒術建立五經
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

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
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至建武中復置
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
聖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
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今學
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
大夫博士議即即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
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
稱制臨决如孝官甘露
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生受學詔八年十
五經剖判身彌遠章句遺辭珉疑難正恐先師微言
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
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
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元和元

律云掠者唯得榜答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

而考又令丙筆長短有數師定筆令筆長五尺本大一

寸其竹也未薄半寸其平自往者大獄已夾掠考多酷

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自往者大獄已夾掠考多酷

鉛鑿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鉛音其廉反說文曰

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
也。孔安國注尚書曰。以若此。鞭為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月十二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
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
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
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正二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

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

生養萬物。葶甲

前書音義曰。葶。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也。

宜助萌陽。以育

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

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

化。朕甚厭之。其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

說文云。悃。日悃。至誠也。

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

方字伯况。平原人。

吏人同聲

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始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

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

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

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

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孳甲而出其色皆黑入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一月為正平日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律十二月立春不

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

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而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

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稟給嬰兒詔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

律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敕策書者編

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准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也

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教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今所輯以詔書為首策書次之璽書又次之議敕語多簡故闕

成帝報許皇后詔

孝成許皇后平恩疾嘉女也

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曰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以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校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詔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揆其

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其弄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惟陛下省察官吏枝根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織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又故事以特牛祠夫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大牢祠今當率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負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

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秉忠惟義是從師古曰裹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

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
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公宗之
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
帶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楹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
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
之開則既盡也既亦盡耳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
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山於皇極顯禍敗
及京都於東井變恠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
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灼灼若此豈可以

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
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
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
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
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
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
帝也如此則其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
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
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東宮大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求究。爰何不減養名。顯行以息衆議。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是時大將軍鳳其後比三年日。鮪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蜀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蜀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向。上列女傳。雖為女能發然。指陳王氏之陋。尤深切。成帝知損許后。

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階。豈善聽言者。抑詔辭深厚。爾雅度非欽。永輩不能為許后所上書。輕揚浮躁。宜其致附見焉。

武帝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閔為齊王。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臧。廼凶于廼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封三王事詳見後敘事卷中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日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
輔嗚呼董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眊朕命將率徂征
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董鬻徒域
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母作桀德母廼廢備非教士
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
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

廼順母桐好逸母適宵人惟法性則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廢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
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史之欲忘慎罰之義
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効未訓名
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
者即授印
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
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以上皆封
策凡四首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
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

賜王璽
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擣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蓄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

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秦事不謹死矣。即以發自經。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初元年欽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譖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又使駿論指

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

又辨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論
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所共
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務
與衆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
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
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
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
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
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
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

社稷園上於是遣使奉璽書勅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
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
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關

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其懼焉為三懼之詩
不云乎母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恐言未納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蟠張姓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
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各之首莫大於
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

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
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闡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
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
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
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
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饗止思念慎疾
自愛以上出自聖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傳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
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歟家者未之

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傳之教淺加以少
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
者輒以名聞按此與前向一事故附焉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
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
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
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
縣如故字前有罪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二歲天子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

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才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震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四首敕傳相書復削縣詔附

文帝答晁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賜吾丘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陞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

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
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
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
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
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
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
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
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
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
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按武帝

警勸臣工駕御將帥者略見於賜嚴
勅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

宣帝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
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偷變願馳至金城
圖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
兵並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充國欲稍罕开
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
以為為不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
為疆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
策以書救議
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延擊罕羌
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
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令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
束數十顏氏曰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衆不早及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

食多畜讀曰蓄類本食字句絕臧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較

瘡瘡寒朝也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字類本微將軍誰不樂此者無將軍人皆樂此今

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

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

姑羗名兒遮反亡虜萬二千入齊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

擊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鈞謂水岸曲而有廉按此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

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

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叩將胡越攸飛

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

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以全勿復有疑充因既

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

兵利害曰先擊罕冠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

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

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疾劇，留屯。母行獨遣破羗彊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受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上報云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

覆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在後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氏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其意常恐擊我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勇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

自愛按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後卷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水光二年秋隴西羌反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入騎

以將屯為名奉世且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火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類氏曰言未嘗當以恩

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

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

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

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處也日夜言兼非

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飲飛矜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紫等種劉德曰呼音辱羌別種也勢者謂能疆弩者也方急遣言

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

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

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更士得衆心舉

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

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

光武賜賈融璽書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羗

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守梁統等以融出任河西為吏民敬向乃推融向以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光武即位心欲西號融等從受正朔器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百姓不再與之效今豪傑競逐唯雄未決當各據士宇與融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今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龍蜀常欲招之以通露迹亦發使遣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鎮守邊五郡

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胡內則百

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

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章懷曰猶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

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符難得而易

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

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

踴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甕病且死

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

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

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王者有分土

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

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使宜

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威驚以為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復遣約上書曰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君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

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璽將帥守特一隅以委質

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致遠至誠故遣

劉鈞一陳所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

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任蜀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

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

事為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奔已成之基求

無真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

心謹遣同產弟交詣闕口東帝後賜璽書

所以慰藉之甚備○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成帝賜史丹策成始中病危

左將軍寢病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不衰按漢免

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

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

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

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使道之官君

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違舉有後言望之賢公

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

非所以待臣類其後成帝免薛宣程方進哀帝免孔光

師丹馬宮傳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准

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

大司空用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用經為

世儒宗德為國黃者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

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

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
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材言賜爵闕內侯今觀成
帝免史冊策其辭頗溫厚
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昭帝賜韓福策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
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本紀元

鳳元年

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常

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按漢世待

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光祿

大夫鄰邪邪漢亦以清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

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

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皆二人以老病

罷大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

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

酒衣裳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比日除為郎莽雖無道

然其白遣節義之士因意被勸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

之時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十五年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

以長樹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

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

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

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辱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按見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親策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

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少已內怨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勛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武帝問賢良策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書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春晉氏夷也今挾北發渠搜應氏曰朔方有渠搜縣顏氏曰言

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
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虜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
宗廟夙興且求夜寐且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儒
與何行而可且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
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
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且書對著之于篇朕親
覽焉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以考之
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不同
時蓋史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二窮施之用極任大而守重是

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
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
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哀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
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箠絃之聲未衰而大
道微缺陵夷至季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
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
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
操或諄諄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

大衰而後息與鳥虜凡所為者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狂于執事書之不油與自朕躬母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

三
隱朕將親覽焉

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為制口云云即此篇也日即位可知其為建元初矣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

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
惟前帝王之憲求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
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
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
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康恥貿亂
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
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
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母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
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子篇毋諱有司明其
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
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
朕垂問學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
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
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
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
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虜嗟爾君子母常安息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按仲舒對
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弱立魏其武安侯為相今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儀秦之言嬰蚡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

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發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按弘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仁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旱以為桀之餘烈成湯以旱而自責弘乃歸之於桀使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弘實啓之蓋武帝即位之初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及其再對以

諛詞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
第一召見拜博士復上疏以周公自許上異其言後遂
以同意從諛取宰相為當出識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
見於始進之日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編故論其大槩云
以上皆問賢
良策凡六首

文帝賜尉佗書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
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

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并桂林象郡自
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
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
通使使和輯南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
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與此必長沙王
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
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數縣
焉高后遣將軍陸賈使擊之會著陸士卒大
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
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廼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無
天下使告諸侯曰朕從代來即位意廼為佗親

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後昆弟為守官
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
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
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其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弃
外奉北藩于代愚謂即此一語道里途遠建蔽樸愚未
嘗致書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
能獨制廼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
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

人存問脩治先人家按二事各從其半蓋威德兼盡之道也前日聞王發

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

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

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

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

願與王分弃前患願氏曰彼此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

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

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錦裝衣曰褚上中

也差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獻首

職貢

遺匈奴書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

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

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肩頓單于也使係率淺遺朕

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

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

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其善

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綺袷長衣以縠為表綺為裏也

襦錦袍各一比踈一胡帶之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綈綠縵各四十四匹使中大

夫意謁者令有遺單于改此書先責匈奴及違約次諭以

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耶因

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

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之道矣

遺匈奴書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

單于亦使使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渠難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類氏曰當戶沮渠者一人為二官耶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晉氏曰漂惡民謂邪惡謂降字句絕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

歡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

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相傳施

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
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
歲有數歲予以物如此然亦以地寒為辭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
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煩履地不偏載朕與單
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隨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
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
皆匈奴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

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此書出

漢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此益衆
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出
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以上皆賜夷狄書凡三首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仰慕
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
國四方皆有關係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
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
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
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
臣告語甚厚其事詳見後侯德議中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首

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幾

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卹

人乎文中子之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

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

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

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

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哉如文公之說自後

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側怛憂民之實意而辭氣

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

其可錄者厘為四條以為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與

元敕令能興起人心以其詞尚偶麗故不入正宗而

附于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聖